

覺  
非  
齋  
文  
集

覺非齋文集卷之二十六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弋陽黃溥選編  
蜀府紀善吉文黎絳校正

箴

日省齋箴有序

省之為義大矣哉仲尼之門曾子于思孟軻氏實相傳聖人之道者也魯之三賢思之戒慎恐懼孟子之求放心其所以用力於自省者三賢之論后合將節乃知賢之希聖未有不由此而至况士希賢者乎夫入之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放而不知求雖有存焉者寡矣心不存則無以檢其身亦何所不至哉君子健於是以用力焉其日進乎高明也何有闕焉都尉

廣陵趙公讀書之齋扁曰日省緝紳知名之士莫不  
謂公處富貴尊榮之地而能用力於儒者治心脩身  
之事非天質之美學問之功灼見理欲之分者安能  
及此咸樂為數繹其義洋溢于篇翰既頌羨之復勉  
其大成間嘗以示其乃作箴曰方寸之微善惡攸歸  
苟不自檢束知孰是而孰非鷄鳴而起為之擊以舜  
詔由此分如之何弗患念茲在茲以敬自持毋忘乎  
斯頌

銘

寶義堂銘

上帝降衷人具恒性動則罔愆惟義之正茫々萬殊  
其用靡同不此之室吾誰適從盈尺之璧價則連城

滄池葉信聲擊鼓其夜光之珠照乘射獲千里四臣  
徒重軼德乃知君子所室惟義不室而室亦為斯禱  
有翼其堂爰塌斯痛不攸不求惟義是踐填虎迭奏  
春風載叙正路是由其潔孔多其潔孔多辟自益肯  
不有君子孰識真貴

守默齋銘有序

三山林君文節以守默名齋志慎言也聖  
人貴訥而惡利口蓋有取於默也故子推  
而極之為之銘曰

言為心止在人孰無別函抉玄張翕道經于欲守默  
子將矣居闕而歲之返乎古初鯨心之弄冰于道履  
子欲無言聖亦有誤

止漸齋銘有註

會稽張君克安以上漸名其齋蓋取揚子

木止于下而漸于上之義縉紳文士論者

辨且詳矣予謂止漸之義初不外乎君子

教人有序之道用是為銘以勗之銘曰

古之教者學有大小自幼至長制為等殺洒掃應對

小學之方備已治入大學之綱先之近小若器其基

後之遠天實錫其支譬猶木焉封樹固容培以沃壤

滲之靈液下得所止乃漸于止數暢條達隨其所向

高摩雲漢宜為棟梁下結黃實無不碩麗廊廟可柱

簞豆可充止漸之效斯為極切易陳鴻漸傳釋知止

教人有序異世同軌若因資地駕于利達孔道彌高

那隱門隱武為作銘請書座隅欲務止漸宜循是途

玄默軒銘

窅窅為體皎皎若何以齊齊為宗啾啾者奚庸晦其  
明弗著弗形以反乎無名忘其言弗朗弗宣以合乎  
自然故曰知白守黑造玄之宅不語自得極默之域  
是默與玄至道之原不為物先索答帶化確有見於此  
請錄諸軒

存誠齋銘

聖之誠同乎天不存而自然常入之情遇物則遷非  
閑邪之功與則有愆仲尼之門有亞聖若淵而尚事  
西勿矧曰希之而弗勉海獨行不媿影獨卧不媿衾  
嘗聞之昔賢願方行何如尔矣在多言

贊

虛舟公畫像贊

爲在使直差過于激要其指歸如射中的沒二遺  
或勉或張考其成功差網在網用世之才濟時之器  
畫心力行不見劬瘁是豈鄉人之好惡能爲軒輊者  
哉

訥齋贊

言可誦乎心因言以宣道假言以傳言不可以誦也  
言不可訥乎身由言而困事由言而積言不可以不  
訥也訥乎訥乎殆將訥其所不當言而不訥其不當  
言也夫在鄉黨則恂恂在宗廟則便便昇爲訥之漢

尚綱齋贊其有引

儒之名一也有君子焉有小入焉學之名  
一也有為己焉有為人焉人孰不欲為儒  
惟學為君子儒為難士學不知學惟學知  
為己為難耳孔子之時猶嘆其不然而况  
今之人哉尚幸有以尚駁名文者不可謂  
今無古之人也為之贊曰

錦衣在躬綱則襲之令德在衷晦以載之惟錦之寶  
襲而弘章惟德之實晦而愈光暴於外者鍊鍊不  
尚慎旃哉然虛美此堂

志壽毅先生畫像贊

剛正之氣凜乎若秋霜之肅和順之德  
淵深歲於壯齒以無可為之時  
於高年又非

大賢之路是以不得盡用其才也。意安在民徒懷於  
既去厖眉皓首角巾杖屨憶重時之釣游樂逍遙不  
滯暮神完氣元心安體豫故當易言之時特命  
其寢處之窓戶蓋欲使一心之靈不昧乎平素  
于冠裳起人敬慕嗚呼孟軻氏所謂浩然之氣以直  
養而無定者視之先生可無溢譽

襄城伯草虫贊

右草虫雜畫一卷襄城伯李公家藏畫物  
也暇日偶獲一觀筆意精到宜在神品因  
為之贊曰

大塊無心而動植自育者謂之天巧園於氣往則化  
笑入心之灵乃攝而有之假毫穎之末以陶寫其性

情絲忽不爽且氣不能困反得而久存焉豈人之巧  
亦能勝天歟或謂筆力之工能奪造化非此類邪古  
之哲人每因觀物而知道體公於總戎之暇時時披  
閱使曾以悠然有以見兩間發育之妙與自家意思  
一徹也是以求盡物之性循而至於極功曾不外此  
豈直妄耳目之觀而已哉若夫品第後先之弊已備  
群公之論著者奚復贊云

施慶士畫像贊

肥遯丘園不過望而求優游鄉里不隨波而流以予  
則能繼志以父則能貽謀天於善人不與報酬殆將  
昌其胤嗣而俾之緝慶承休也

施文珍氏既歿其諸子勉其家字子

嘗從予友春官貳御吾君對經遊實錄而  
性敏君甚愛之予近得告南歸訪吾君於  
金溪之上留兩閱月貴數過從予見其貌  
恭而氣和言約而詞婉若是進而不已他  
日必大有成就吾君一日禱奉其先人之  
像求求題且曰僕嘗讚之矣子幸毋修一  
言以冀勉後進予既重吾請又喜貴之能  
亢宗也遂不辭

說

清濁動靜圖說

不二子慕老子之道謂無為天師無為天師授之圖  
題曰清濁動靜不二子持歸因揚子以求見竟非完

生覺非先生謂不二子曰子欲聞其說乎吾告子矣  
昆侖顛蒙一氣未融朴如也謂之象先象先冥冥無  
形無形清濁動靜不可得而名逮其闢也一白微啓  
顯二者明混二者激上浮而升下滯而凝上浮而升  
清而動者也天也陽也下滯而凝濁而靜者也地也  
陰也彼老子所謂天清地濁天動地靜者也此其本  
體也若夫天有常度時不可易動而靜者也日月晦  
冥風雲黝昧清而濁者也地氣發生百物蕃息靜而  
動者也水木清華河海靜默濁而清者也動靜互根  
清濁一本故又曰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不二子  
曰先生之言天地之清濁動靜既聞命矣敢問人堯  
非先生曰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

人也是故知理也者性也宰吾氣者也氣也者形也  
宰吾性者也是故以清濁言清者性而濁者形也以  
動靜言靜者理而動者氣也合理與氣互言之也又  
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彼則曰男清女濁又曰動而  
生陽靜而生陰彼則曰男動女靜分陰與陽對言之  
也人與天地參初何間然之有不二子曰然則吾道  
有同與異歟口不異者情不同者歸不二子曰何謂  
也先生曰我以主一彼以退密主一統、達于至誠  
至誠不顯而無臭無味退密無營惟以自寧混、真  
冥復返乎無名故曰不異者情我以達順彼以攝運  
達順則隨化而安獨運則自足而存惟安與存其宿  
異門故曰不同者歸是故知儒也者有為而無為者

也者也者無為而有不為者也是其異而同同而異者  
也不二于喜願記孔子曰至矣哉言矣請書其說遂  
書之

便定忍對圖說

忍也忍字初者然吉悔亡利君子貞不利小人丈夫暴  
曰忍剛發乎內柔制乎外小有所抑大有所益也象  
曰心上有誣刃忍君子以含容成德初一血氣方剛  
戒之在聞象曰方剛之氣忍則滅也形而為剛自求  
禍也次二小不忍則亂大謀象曰小不忍則亂大謀  
也次三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象曰一朝之忿  
至易忍也亡身及親禍孰大也次四必有忍其乃有  
濟象曰能忍其性事克濟也次五出於陸下以成漢

功韓信以之象曰跨下之辱小辱也戒韓之功大功也上六張公藝九世同居書一忍字以對天子象曰同居之義忍克致也積而九世有容德也容有授予忍卦圖一卷相傳以為宋溫國文正公所撰予得而讀之其體本周易彖象爻辭皆引經說次以漢唐故事其理明而切其言簡而與其旨婉而微其為狼狽忿懣者之戒深切著明矣庶幾擬聖而作百世以俟而不惑者歟初一日必有忍其乃有濟次二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次三曰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次四曰出于矜下以成漢切韓信以之次五日張公藝九世同居書一忍字以對天子次六曰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公之意蓋以初爻貫乎一卦之義而終之

以戒慎之功焉。愚竊維卦之義有陰陽內外剛柔之  
辨，不獨尚其辭而已。蓋四應乎初，五應乎二，上應乎  
三，卦之體也。隨時從道，避凶趨吉，由微至著，易之用  
也。若乾之潛而至亢，皆此道也。用啟斷以易之義例  
而更定其序，以血氣方剛戒之在闔居于初而小不  
忍則亂，太謀次之一朝之忿，以其身以及其親，又次  
之為內三爻，而以必有忍，其乃有濟，居外三爻之下  
而次之，以出於跨下，以成漢初終之，以張公藝九世  
同居，其意蓋曰：知血氣之剛，為可戒，乃能有忍，而有  
濟，初應乎四也。知小不忍，可以亂大謀，故俛出跨下  
以成大功，二應乎五也。知亡身及親之禍，由於一朝  
之忿，故上下相答，以雍睦其族，至於九世之遠，上應

乎三也此卦交相應之例也以內外之體用言之內  
三爻忍之用切體也外三爻忍之嗜效用也自不能  
戒血氣之闢以至於亡身及親不忍之過由微至著  
也凶也陰也自有忍有濟以至於親睦九族能忍之  
福由微至著也吉也陽也剛發乎內而不得其正陽  
中之陰也柔制乎外而得其道陰中之陽也如此則  
錯舉互言無有背於卦爻之義例者惟公之高資經  
識實出一世不待有師傅授而與道應合者豈區區  
庸陋之見敢窺其涯淡哉第以不辨公始作之意是  
以緣文求義不能無疑也乃敢以臆說私自論者求  
正於有道之君子或者予慮一得願效忠焉非敢求  
異也

葵庵說

卉木於天地間無情物也無情故無偽無偽故不變  
是故蓮之<sup>也</sup>污之不染也竹之虛也室之不塞也  
松柏不以矯揉而屈其勁芝蘭不以幽獨而歇其芳  
人則不然其潔也或污之其靈也或塞之矯之揉之  
勁或可屈也幽之獨之芳或可息也人因灵於物者  
也而反物之不知何哉蓋以其灵於物也故有情有  
情則不能無偽而不變故不若無情者之無偽無變  
也世之君子惧其有情而偽偽而變也則取諸無情  
無偽而不變者愛而玩之以自况而自勵焉尔非直  
以玩物適情留連光景而已也翰林脩撰刘君雲高  
以葵庵自號其言曰予豈以是物為可玩可愛邪蓋

以其花葉常向日而舒雖東西旋轉無時而無之日  
君象也臣于慕君之心當如葵焉是之取亦隱亦如  
君者其知為臣之道乎夫葵以卉物之微向日而傾  
出於天性初何情哉臣于慕君之心能如葵之向日  
一出於天性而不留情於顧望則偽與變何自而生  
哉君子於天下之事惟義所在盡已而不求諸人只  
君臣之間若夫君者信知為臣之道矣托物以名  
庵自況而自勵焉豈可與世之玩物留連者與論哉  
作葵庵說

寅賓軒說

子守饒陽居第之東備有軒曰寅賓說之  
夫日出日之義也錢子

今而牧外郡既不得朝夕見而心則不誠忘日君象  
也乃托是以寓其愛君之誠焉有非之者曰古之聖  
人命官以明曆授時則有迎日之法周官載祗禮而  
有朝日之儀擬諸二者可乎必若說者之言錢子且  
必盛服跋于是軒以行東方之明拜臨稽首若廷臣  
之朝見然於礼庸無遺乎况人臣事君遠近疏數礼  
有却文苟不當為而為之非也予聞之曰二說皆是  
也然皆不足以知錢子之心錢子之心豈不曰出入  
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失其所養則夜氣之所息  
不鮮以勝其晝之枯亡而無所不至矣養之之要敬  
而已寅賓之時乎旦之氣未與物接所謂儼若思時  
也吾於是時正冠肅容齊明盛服穆然若黜衣之在

上森然若兵衛之在列道然若御史執法之在左右  
戰兢惕勵而不敢肆且且若是而不息不問斷則養  
之者熟矣養之者熟則此心不放不廢復入以息融  
朗无潔有若方出之日可以洞照萬類所謂清明在  
躬天君泰然者其氣象自不侔矣果有得於是焉蓋  
將無施而不可尚何名迹是非之足論哉錢子聞而  
喜曰諒乎斯言之有以得於吾心也間請書其說錢  
子唐武肅王裔孫性其名士復其字而天台其居也  
其辭遼易政尚寬平而果於行官滿去郡民仰之  
其父母得終是蓋不虛夫

瑞芝說

狀元尚書郎東陽蔡君安肯以不爰去官營二親之墓

於泉溪之上建祠堂以奉先世神主落成之日墓上  
忽產灵芝一本三秀采餘而紫榮高可尺餘其大如  
盆光瑩燁如也人皆嘆異以君能盡力於德終追遠  
之事以厚民俗而獲此休嘉之應君謝不居遂藏藏  
之家廟而敬事唯謹來京師為子道其事曰世固  
有孝感而獲昭應者若某之於斯也信有以致之歟  
抑偶然歟謂有以致之人子於墓祭之禮分肉事也  
未嘗行人所不能行若古人之為孝者何足以致之  
哉謂出於偶然歟當家廟甫成之日而茁然秀于吾  
親窆穴之上又似非偶然者豈祖宗累世所積將振  
發於斯時邪將何脩而可以承之於是而感焉懼焉  
頓有質焉子應之曰物生天地間莫不秉氣絪以發

育而氣之於草木又易感而易生者是故感和氣以生者則為嘉祥感乖氣以生者則為妖沴雖休咎之徵各以類應而未嘗不本諸人事焉君子明於天人之道於嘉祥之臻則務德以迎其和於妖沴之萌則務德以弭其乖及其至也則和者必其應而乖者虛其應矣小人昧於此理漠然而不知省愆愆而不知顧故其應之必與虛也反是今天芝草之為瑞天下之所共知也不產於蒼宮殿庭不生於闕曠歲月正當家廟落成之日而挺然出於二親墓上豈無其緣哉蓋順德格于祖祔和氣暢于函局蒸為靈草以發其祥天理人事昭然甚明乃自分無以敬之及懼弗克承之其敬慎如此所謂務德以迎之使不虛其



而命名取義毋乃過於高遠而非其倫乎雖然人受  
天地之中以生理氣為之性形者衆人與聖人同也  
其所以異者質之昏明耳此衆人所以貴乎明也大  
學曰明德中庸曰明誠皆由教而入者是故天叙  
之典四端之善非明無以知之非仁人無以守之信  
能行之而自強不息使知之明而守之固則於取義  
亦高遠者何傷乎噫聖人之教自洒掃應對可以入  
先舜之道卻生兄弟尚孝、勉焉於日用之間以務  
其小者近者而漸進於大者遠者其所明所守雖未  
至於聖賢之域將不失為善人矣

鄭環堦夫字說

古者人子二十而冠賓加之服而命之字有告戒祝

顛之辭以責其成人所以正容體奇頰色順辭令蓋  
嘉札之至重者也三代以下廢而不講然其說載諸  
禮經者尚可考而行之而縉紳大夫士之家因習成  
風不惟棄而不務反有曳笏却立而大笑者矣父兄  
不知責成之道子弟不受責成之命風俗日偷而入  
才不遠古良由於此非小失也今世士大夫猶知為  
其子命名制字以敦勉其成人俾此禮不致於遂泯  
非好古之君子歟錢塘鄭君良載舉進士為真官尚  
書郎于環年十五既加冠字之曰瑤夫求予敷其說  
以勉之夫天下之珍玩奇貨可以娛悅人耳目者君  
子每戒而遠之獨於玉也行必珮焉無故不去身焉  
豈非以其姿質之美可以况德乎環璧玉也瑤玉之

美者也。以美玉為辟璫之成器也。環乎環乎。蓋顧名而思義乎。棄而幼志收而放心絕。躁妄邪僻之思。敦孝弟忠信之行。久久成熟。出於天性。若璫璫焉。絕玷疵矣。若園鮮焉。無間斷矣。溫潤而縝密。含章而不露。薦諸郊廟。注之黃流。無適而不為貴。且重也。如是則成人之道備而矣。只之責則矣。詩云。頤之印印。如是如珪如璋。又云。追琢其美。金玉其相。其是之謂乎。環其勉乎哉。

鑑湖書舫說

客有神卷微子言者。署其籤曰鑑湖書舫。余問之曰。子以舟載書。且誦其中而詠于湖之上。歟。曰。非也。某層市居之喧。染之丘之靜。因屋而藏書。以游焉。息焉。

實非舟也予曰古人藏書大則以樓閣密則以厨櫃  
藏則以車舫皆直以其名而名未嘗有所托也子托  
而名之其亦有說歟客曰其以是屋也無幾何之高  
尋丈之廣棟無飛翬而宗無漆椽也廊廡不畫而階  
迎不崇也進而入其中奧乎若有容焉坐而聽于外  
豁然若無窮焉鑑湖支流循除而鳴磬遠秀排立  
而入八窓洞開虛室生白天光雲影淥淥几席時或  
對案吾伊倚楹吟嘯棹歌遙聞魚鳥相狎恍若駕輕  
舟而泛滄溟旣送帆而波濤不驚也以其物之接  
於目者有類乎舟之居因以為名非別有說也予曰  
子得其外矣予將告子以內焉造化發育之機靈籟  
手兩間者流動充滿無或少息君子体之而道存焉

是故聖人觀於川流而示人以逝者如斯夫賢不除  
庭草而告人以自家生意非接於外者有以契於內  
焉尔乎今子之居既得夫湖山之勝矣則豈不以  
道焉息焉而誦詩讀書使流動充滿者曰樂夫吾自  
而契於吾心久則理趣薰蕪汚濁自旋乾而希之道  
不外是矣夫如是則鑑湖之波可以滌蕪浴沫泗稽  
山之秀可以仰龜蒙曲阜書之所藏者其精華醲郁  
大乎在接閣密不在厨櫃載不在舟車非屋非船而  
盡歸乎子之灵其臺册府矣空闔余言始而笑中默  
而疑終乃惕以悟良久曰命之矣請書其說客於越  
人胡廷信其名

泣麟圖說

聖人之情性情中和之極發之宜無不中節竊惟類  
端死夫子哭之過哀而不自知謂其親之之至也則  
天倫之親莫如父子未聞其哭經如此之過也蓋道  
存天地而性之在聖人仲尼後文武周公五百有餘  
歲而生又不得位以行其道思欲明其道傳之以詔  
後世而馬弟弟子未達一間者又先我而死如之何  
其弗慟也其曰天喪予天喪予非以傷回也傷其道  
之無傳也厥後魯人西狩而至仁之灵物忽踣於叔  
孫氏之車焉方是時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亂臣賊  
子接迹當塗彼是物者胡為乎來哉若以其為匹夫  
子而出以斃於鉏耨之手不猶吾夫子之幾不免於  
匡宋乎是尤可悲也舉世無識之者獨吾天子識之

反袂拭面泣涕定悲感哀其出不逢時所以嘆五道之  
窮耳於是乎假魯史以修經發亂世反之正以明百  
王之大法而絕筆於獲麟之一語左氏所謂所感而  
起故所以為終者是矣而後世之論咸謂麟出為聖  
經之應比之焉出河龜出洛而圖書顯簫韶奏而鳳  
凰儀是蓋欲以神道設教不若果以為瑞應則當去  
網世絕陷穿從容在園游泳在郊使吾夫子且之將  
欣欣然有喜色又何以泣為由是觀之則知吾夫子  
之泣麟蓋與傷類類同一哀痛之機也此是皆發乎性  
情之正而直有過於會稽管君雍仲為蒼州府推官  
嘗得是圖於闕里好事者以示予因為著其說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黃溥選編

蜀一府紀善言文藝統校正

雜著

書客言送太常少卿魏先生之官南京

蕭山魏先生仲彥為考功員外郎有虛會上物吏部求賢大臣以先生應明詔遂擢太常少卿居于南原客有知先生者過予言曰先生學遠而理敏行高而言下義不才乎智不敏乎平章可踰也莫可隨非有道之士乎哉考功地要而禮太常官清而尊今先生舍要地之劇就清官之尊可謂不違其材矣用是為先生告予應之曰客之言於先生者也予請信

其公今天下之才萃于天官稱量其重輕短長而  
用舍之考功實操其權度非在己者精切不差安能  
與此先生論事必證據古今由學之途也觀人必隨  
其器量由理之融也行高而人仰之言下而人悅之  
不矯情以制事而處無不宜不過察以求入而明無  
不燭有莫踰之卑故謙尊而益光有弗隨之和故從  
容而中節先生具是衆長操其權度以品藻天下士  
大夫而進退之靡有猶身居堂上而視堂下之人其是  
非得失審矣今乃置之高閑之地遺之以優游佚樂  
使先生無意於天下之才則亦已矣尚不忘焉吾將  
見其難寧也以是為先生憾客曰嘻子之言知其一  
而已先生深於學而融乎理故其理足以通乎幽明

而不忒高其行而下其言故其言可以質之鬼神而無愧智義不皦子有思誠之道焉卑和不踰隨得禮樂之教焉知是以作秩宗以典天子三禮以治人神而和上下人徒見其地之高閑而不知所係者甚重徒知其身之侯梁而不知其所禪者甚廣夫以先生之才行為大臣之所薦聞為天子之所簡異固可鮮淺窳之哉予瞿然謝客曰鄙人知不及此願因客之言更以為先生賀會其同禮有徵言者曰胡不舉以為先生贈遂不詳

虛舟解

水鶴道人更號虛舟逢接之士操觚吐辭為發其義頌者致美賦者托意規者隱戒辨者騁辭搜奇抉玄

舍於姑能不一二而足也。茫茫生獨不解其旨。造而  
問焉。水鷁道人曰：托意自警。尔盍舟云乎哉。茫茫生  
瞿然而思。呀然而悟。謂水鷁道人曰：舟以任載。利天  
下博矣。然亦有危道焉。或犯怒濤。或攪颶風。或觸勵  
石。或膠涸源。或浮東溟。而鯨鯨張鬣。鳥或折西峽。而  
蛟龍鼓鬣。鳥或歷關投隘。方艦齊集。尾嚙鱗。次抵針  
隙。而爭進者。不知其幾。儼行陞阻。稍不相顧。衝突排  
擊。互詈而交搏。傾槽摧檝。漂溺而不顧。若是。豈不甚  
危也哉。虛舟吾知免矣。泛乎若隨波之漚。飄乎若  
浮空之雲。飄颻颶風。遇之而莫撓。觸石涸源。遭之  
而不壞。無人嫌無貨累。而鯨鯨鯨張鬣。鼓鬣而  
不。能害也。無抵牾之好。無爭進之私。而衝突排擊。互搏

漂溺之患不能知也舟乎舟乎以其一盈而危孰若  
即虛之為安也米鶴道人曰近之大清軍真詞莊  
谿生曰人之有生哉慮內動物我外形苟不察焉或  
熾而蕩或矜而肆知進而不知退知榮而不知辱蠅  
營而狗苟不底于禍不止也苟能虛己之靈若舟  
之靈冲乎其不拘澹乎其無為險遇之而無決力如之  
而莫施不求不漸而百患自弭莊子氏所謂人能虛  
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此之謂也米鶴道人掀髯而  
笑抵掌而歌歌曰我虛我已多老舟之虛外物振撼  
兮我虛自如吾將抱五虛兮終吾身以無震米鶴道  
人開邑大天也姓夏氏字某作縣十年令行而不忤  
於物是蓋能虛己以游世者也

鄧先生名字釋

相陰鄧先生穎悟卓絕讀書爲子舉誥室之書爲人卜墓以利人之送死又因黃帝岐伯之言稱湯液以病愈久疾病以濟人之枉過先生名雲崇而字爲音峰人或不解其所以命名與字之義朱生曰一氣轉轉乎兩間以圓萬物陰陽動靜之理耳因物理之變而索其情焉則吾心之全體大用不外是矣予之名無他焉猶是理也今天雲觸石而起油然而盛舒者如練爛者如錦輕若遊塵飄若揚絮蒸而起爲熾鬱岑巖漫而流爲波瀾澗澗或如人或如器物或如鳥獸或如殘霞飛聲林薄蒼莽或載雷電其神態沛然作雨以潤澤下土变幻揮霍莫極名狀動也及其斂

于崖窅冥川谷間窅然不見其迹所謂動極而靜也今  
夫峯峯者摩虛負昊者倚空銳者如劍戟秀者如芙蓉  
陡而崖峭而壁斫而竇幽而谷高曠而原延迤而岡  
屹然巖巖然岿然巖然霜露不能變其態寒暑不能易  
其精滄淵之濤之蕩瀟瀟風迅震之振撼且莫能加  
焉靜也及其發草木居禽獸而生意不息所謂靜極  
而動也然峯能出雲雲遇峯而雲蓋崇焉雲能成峯  
峯得雲而峯益奇焉是二物者相須以成亦化所謂  
一動一靜之為其根也予之名無他焉循是理也或  
曰先生之名之字義則精矣竊聞之名者實之章也  
君子病大名之溢其實焉先生之道不過下莖醫藥  
之伎爾而其名自謂通乎陰陽動靜之變無乃溢其

實乎先生曰嘻予之道無他焉亦猶是理也堊書曰  
堊者乘生氣也山靜物也乘生氣所以求其動也醫  
書曰左有病取諸右頭有病取諸足又曰濟母不足  
奪子有餘是皆求陰於陽求陽於陰之意也予於動  
物而求其靜於靜物而求其動所以觀其變也變而通  
之以契吾之心行吾之道其矣不可哉世之人無好  
奢大其名或曰仁義或曰道德人朝以是呼之則應  
之夕以是呼之則應之求其所謂仁義道德二者曷  
不知何事彼之名實相去不知其幾千里也今予之  
名雲也予之字峯也予之道卜堊醫藥也同歸乎一  
陰陽動靜之理耳予何負於名哉予何負於名哉京  
兆金真簡之謂其言辨且通又重有警也作齊先生

名字釋

翰墨林七更有序

翰墨林者永嘉謝君廷循圖書之府也君以和粹謹飭被眷遇得美名於縉紳間籍其性嗜清玩畜之頗富嘗有言其齋曰木家船少儋東里先生易以今名而記之予乃為作七更極其辨以進於道意少辭庸視古之作固未免有捧心之謂要之發乎情止乎禮義庶幾不差也

覺非先生以客闕聞心厭喧器任公堦鬱然無聊安得絕境於焉消搖滌濯煩襟以永今朝聞嘉主人有翰墨之林曳杖千丁若履空谷足音足然生

出速不言心喻眇昧以目非白賓借以叙冥嶼主人  
曰嘻走也是林不墜于地匪穹于岑無松之或非相  
之森斷維圖畫錯置瑟琴非凡萬籟上下古今文房  
百玩觸手可尋以安無躁願陳至音於是拂瓦正精  
焚沉蕙慮緩宮急羽高卑以序魏之洋洋無不如意  
長清短清荷蘭飛佩五曲九引纏以可繼先生曰美  
矣哉太古之志也然鍾期既亡伯牙絕享寧蓬之耳  
未能得其端恍母勞尔為也主人曰唐虞至聖于不  
得與託物設教啓其聳聳以局必方象地之則以道  
必正神明其德有白有黑曰陰與陽互陳錯舉重復  
其章珍危補缺料敵審已負不可潰勝不可恃而推  
相值乃見初敵能蛇成陣虎豹堅壁雖曰小敵自至

理焉無所用心為之亦賢先生曰君子不操勝心毋  
作欲事此孤山處士所以鄙之也顧聞其他主人曰  
書契初成鳥跡茫昧科蚪垂變乃有分隸斯邈之下  
鐘王軼出唐臨晉帖如踊一律狂僧顛史草聖入神  
蘇黃米蔡各自絕倫真跡間存初刻咸在黠書使轉  
折旋向背明愈呼几目玩心醉誠一快也先生曰孺  
者於書固最近事然一好着亦能喪志吾未暇焉主  
人曰五色作纒摩自姚姒後世因之畫事由始晉唐  
以降好尚益起顧吳荆關董郭王李入神造妙區別  
品第耽嗜成癖千金莫以芳播清流貴動舟辰適信  
游藝動合玄理宣和慕錄寶鑑有史似不可小也先  
生曰君子富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此先賢所以

恐其泥也敢請大之主人曰陶寫性灵妙在得句物  
情人境動合天趣模擬之精推敲之至書或忘吟宵  
恒失寐窮極亦工思苦愈異神驚鬼泣造物所忌我  
思古人高不可企先生曰風雅遼闊正庄微茫競趨  
靡麗大襟升亡矣得擊壤以反渾沌主人曰經緯天  
地輟輟後先用血或再體隨世遷秦漢雄深齊梁駸  
駸韓公倡唐李杜特起歐蘇魯王鳴宋之盛及今頽  
之矩矱由正今之作若秀出如雲昭回河漢炳耀星  
辰鈞天合奏鸞鳳和鳴山嶂玉蘊淵媚珠呈走將漱  
其芳潤咀其華英寤寐于茲林之下不知歲月之虛  
盈也若是如何先生曰近之矣不猶未也文以載道  
匪惟辭工上師聖人吾將子從主人無怨曰命之美

聖人之言世謂之經實括宇宙含煦生三才職細論  
畧陳其名易備陰陽造化以明書三政事治功乃成  
感發懲創詩本性情無序不和禮樂由興春秋撥亂  
王法權衡應論孟規矩準繩猶如封粟布泉之征  
一息不繼民不得生浮文勝質矣利依行走將高吾  
車於吾馬由伊洛以邇洙泗而履吾夫子之筵不知  
其不可也先生離席而立降階頻首請先群經旁藝  
居後以翰墨林為道淵藪

安有生

安有生之陸遇仙人遺一藥物如彈丸囑曰用是藥  
海可涸安有生持歸良以長絲投之南海之窟頃之  
海波如沸怒濤噴薄直立千仞川谷震盪蓬萊有異

魚鱉蛟龍跳踉叫吼若無所容者熱視有二甲士拜  
于前曰下神不穀受命司南海講是百灵多作之  
用招大戾明公為以壽之群動是念望垂恩相  
犀珠之奉海錯之供惟明公是需毋敢後者安有生  
日聞具宮有艷然絳界我當追尔薛于否則若屬皆  
死於沙泥也言訖抽絲出菜海水謐然如鼓使者復  
入白其主良久天風冷然聞絲竹之音瑞光閃閃  
波面俄有侍婢數十擁一女子以出鵝衣黃裳及髮  
紺綠光麗灼人歛衽之前告曰妾南海君女也家君  
蒙再造之仁非他可能報謹遣妾侍中御於終身焉  
妾有生大喜遂與俱歸居數日文曰妾所居清碧灵  
虛之府服食器玩皆人間所無有復餘願則日之前

以要其餘則極耳目口鼻之奉可得也安有至初類  
難之文曰結身於君為夫婦及復給君也安有生欣  
然以藥授之文戒曰尔第俟吾當自往安有生遵海  
濱延頸久之不至日且晡躰益疲而望之益切履地  
大呼曰盍歸乎盍歸吾來吾待子久矣吾與子情  
好方密于忍吾棄耶過客聞之咲且罵曰狂生之騷  
一至於此以勢要人而欲以誠望於人天下寧有是  
耶安有生始悟悵然而歸

幻子

粵南之墟有薄天焉曰幻子善以詩賺人父客江淮  
間不得施其技落鬼無聊賴一日適市見老嫗無得  
丐諸途幻子趨前伏地大慟曰天乎天乎我何罪而

僕我至此極耶姬驚問故約于曰母為父所為歷  
海內求之有年矣不圖今日得見於此豈非天乎姬  
心知其非已子也然亦自幸其得所遂隨之以往館  
於富室之邸貝者差問起居極愛敬之道館人親之  
謂其然孝人也款遇良厚居無何謂館人曰家君在  
於秦予奉母往省從者甚都為風濤所阻未能即抵  
此欲往迎之乞善視老母明當有以重報也因貸百  
金為道里費館人謂其宦家子也俟其艱於涉歷出  
所乘駿馬載以行逾旬不返館人詰其母母曰向行  
乞於市邂逅於此不知其為何人也館人始大駭遍  
歷淮甸問物色之竟莫知其所之為說者曰甚矣幻  
子之詐也其致飾於外若可信者孰料其譎怪乃若

是世之觀人者首不夷考其行而欲以一事去取哉  
何不為富室之受數也哉

三香神遇錄

水國之南有孤島焉其高摩雲凌絕頂可以望三神  
之山粵谷居身陽卷阿迤之恆石林立飛瀑遙注  
壑冷泠若奏琳琅而韻神絃也羅浮君與凌波仙子  
於是焉遇羅浮君縞衣龍收明瑩脩潔綽然不與塵  
垢雜凌波仙子膚若玉雲鬢鬪始好眇眇生輝不可  
狎玩姬侍各數十百人簪珠珥曳紈縠嬉嬉綽約紛  
沓而不亂植立而有序皆紉蕙准袁蘭麝芳香襲人  
久而不散手姿韻度舉非塵世御烟火食者蓋天  
云適落伽居士禱于谷中丹顏綠瞳炯炯射日穿衣

纓垂曝背而笑二仙異其狀降坂接之居士直前大  
声曰二姊忘我乎我季子也昔有宋熙豐間豫章太  
史嘗館我三人于東園築茶室而居之椀以文礎翼以  
雕榭朝飲膏腴夕醉玄液蘇集觴詠未嘗不俱生意  
蓋津津焉一夕群陰剥盡孤陽始萌太史公顧而咲  
曰二子善消息天地盈虛之理而和暢其性情有  
君子之道焉固非同根生也而無芥蘄以吾為改盟  
主盍結為兄弟歟永好也乃字羅浮君為伯姬凌波  
君為叔姬予以生時差後謂之季子他日荆国文公  
聞之喜將寵之以詩詰予名予以小字對公鄙之遂  
佞弗予亡何太史公沒三人各散歸族屬予後往南  
海禮補陀大士得最上三昧居小白花山今四百年

矣每念予兄弟以草木之賤一經大君子品藻遂得  
美名於詞林而不與草木同腐思莫大焉太史公不  
可作矣其時於香山會上結拜世緣固可頌也不圖  
今日與二姊良會殆天假之豈偶然哉二姬初聞其語  
愕然而詫良久惺然若悟已而釋然而揮乃吸阮瀛  
以為特食朝饌以為餌酌以天瓢俯以石盞適其  
童後從歸於地之焉嗚呼焉若甚適也夜好于水清  
窈窕歸星落落月墜波崖露隄上石鏡無光長如  
將命篤口占一絕  
玉月落泉潏不可  
瀛洲花閣無復多  
羅襪步塵趨步開  
佩幸負君王八斗才  
加居士  
天賦

素無能詩名二姬享遠不可處。當遠。二姬  
因促之居士翔。曰不見偏多手足。首。因。作。弟  
和兄春風歲。如相識不負當年太史名。二姬傾鬢  
微笑首肯。有。而東。喚。啓。白。孤。鶴。喚。天。青。會。翔  
集。遂。冬。歲。去。莫。知。何。之。唯。谷。中。花。氣。芳。馥。如。月。不。散  
人。因。名。其。地。為。三。香。泉。云。贊。曰。三。香。君。因。五。由。豫。單  
得名而二姬。羊。瘦。清。高。甚。難。得。子。豈。其。倫。乎。豫。單  
蓋。以。一。時。之。興。漫。亦。附。之。而。後。世。遂。因。之。耳。公。顧。季  
子。於。此。會。倦。於。綠。董。者。如。此。而。二。姬。獨。無。事。不  
肩。也。若。季。子。者。可。謂。不。封。本。矣。

趙玉華

趙凝靈君之女曰玉華。安容麗其。習文事。凝靈君。

甚鍾愛之常曰必以恕不子玉華自負其才貌之  
不群也見如姬中群妯娌有適人者玉華輒訾且詬  
曰為女子負青年當容與綵窻以剪製衣綉結自娛豈  
暇匍匐從人執箕箒巾櫛服役於這三子道臨問耶年  
幾二十姻婭中有以婚議為請者玉華白其父曰予  
年既末艾余資裝尚未豐也余於爭入之道未知且  
未能也余焉用適人為顧為阻之議遂寢越數歲議  
者一再至玉華聞之薰面垢服不食數日其父母俱  
而不敢嫁也年幾四十忽病肘膝聯拳對數月家人  
視之瞪目不能言病革但曰我負我妻我遂絕君  
子曰天之生人也美質豈易得良才不常有也今幸  
有之而自棄殆可悲矣使玉華遵父母之命則女子

之道以成其室家又豈若是哉世有負其才器而不  
歷下於人以求力學致用至老死而後悔與玉華相  
去曾幾何哉噫學者聞玉華之事亦可以少懲矣

禮見非齋文集卷之二十七

覺非齋文集卷之二十八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弋陽黃汝選編

蜀府紀善吉文

題跋

書扁舟逸興圖詩卷後

古今所言興者一時意之所趨自適而樂焉者皆是也興而謂之逸則浩蕩空闊遠視無際又樂之甚者然於舟而尤得焉余嘗由錢塘道吳會經太湖出京口泛大江而朝于京師者累矣每雲開日舒風波不興萬頃一碧東望滄海浩淼無際顧瞻都邑壯麗雄傑真或清夜月明海宇無滓天光水影下涵上映群動具寤萬籟不起或引清酌倚蓬窓吟讀鏡湖之

詩歌蘇子赤壁之賦節以鼓枻和以洞簫飄々焉不知  
知身在塵世始信古人之逸興殆非虛語矣會稽王  
君彥激持扁舟逸興圖詩卷徵予言披而視之予師  
雲旒先生為叙其首柬而繫之以歌其言以抗世紛  
為可羞淩天和為可貴蓋先生之清風高致尚友古  
人一言許可重於璫璣王君之賢予不待別有所徵  
矣然君以方富之年抱偉器而不售乃自晦於商賈  
不知扁舟湖海間其逸興與余向所得而淩者同歟  
否耶予與王君同生 聖明之朝而予以樗散之材  
叨位苟祿所謂扁舟逸興之淩蓋暫得於一時而終  
不敢忘敬慎之意視王君之淩又不敢同日語也君  
以為何如

文華殿蘭亭跋尾

石華碑帖世傳初稿精妙入神後復展善終不得如  
意隋唐間其本為僧辯村所有太宗命蕭翼蘭蘭得  
之遂令歐虞褚薛諸巨臨摹以傳至以真蹟入昭陵  
世不復見歷歲滋久繕刻既多往往漸至失真今  
文華殿所藏遂良臨本觀其毫端蘊藉非神散溢如  
仙人剛容翩然蹇蹇軼出於風塵埃壘之外殆不可  
以尋常模擬其一二仰惟東宮殿下穉幼之餘元  
加珍重命勅貞珉以垂不朽視向之闕而自茲者庶  
心萬一不侔矣既成賜臣等觀啟拜手稽首

跋天台董氏族譜

泗州守天台童君尚弘出其家乘示予且徵予識之  
其始遷祖大常府君以唐乾符間自睦徙天台正  
傳居黃岩上澳譜始作於十一世孫良英再脩於十二  
世孫彛又再脩於十五世孫鶴今距君又若干世矣  
大率其例有二一曰圖譜合族為一圖迄五世又為  
為宗圖各疏其行業顯晦其次曰內外譜凡姻戚之  
家事蹟顯著者亦附見之又其次曰年譜載先世遺  
蹟善行可為後世法者又其次曰文譜則自唐以來  
奉勅脩譜表狀及先世遺文又其次曰墓譜凡墓址  
之丘墓皆具載焉一展玩間歷々可尋首緒而末  
在童氏亦可謂善於繼志者之意及中國得姓者  
莫非先世衣纓之胄但其子孫不知學遂至中落

替而忘其祖者多矣使人人皆如童氏譜牒其有不  
明者哉童氏之譜輯於三人之手今尚弘之賢子孫  
又繼之將見斯譜永永而不墜也嘆羨之餘用書此  
于弓末

題施氏家乘

施氏自旌伯為魯謀臣魯侯用之其行事雖不見於  
傳然其潛德隱行垂裕子孫以保宗國者蓋薦而不  
忘當孔子時垂二百年矣陽虎勸齊侯取魯鮑文子  
言於齊侯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上下猶和能事大  
國而無天災若何取之齊侯聽其言而止君子是以  
知施氏之有益於其國也雖臣隸猶能知德而辭人  
之紛考之他書富事孔子備仕漢唐皆以經術

為儒林長者陽嘉中延為太尉孫瑛始自蘄徙吳曰  
然曰績皆有功勞自見於世績若干世又自雲川徙  
信之玉山其族益大曰師黜者字聖與生有異質十  
歲能誦六經十二能文仕至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  
密院事卒謚正憲封上饒郡開國公公策四子樞承  
事郎監福州福清縣海口鎮据于洵儒林郎温州永  
嘉縣丞因家焉洵之孫興行七二又自永嘉徙衢之  
開化專於生理興生子礼行仲五仲五生三子長寔  
行辛一字誠甫才行過人仕元衢州路大使次辛二  
辛三辛三生德潤德潤生均遂皆尚隱德舊有譜經  
元末兵燹不存均遂之仲子文珍懼久而不知世系  
所出乃倣太史公黃庭堅譜例自仲五以下編次為

圖諸子疏其繫于首簡云

書道鄉先生傳後

宋承唐末五季大亂之後適當否泰相因  
五岳之氣復完然矣賢者相繼在位執事  
公輔王佐之器陳善諍非以天下為己任者不  
則又有瀛洛諸儒倡明道學以續孔子孟軻氏  
載不傳之緒二百年間教化休美風俗淳厚所以  
培植人材作樂士氣豈一朝夕其間君子小人雖或  
不能盡同然而公道彰明庶恥植立端人正士侃侃  
不回貶逐竄斥匪辱斯榮若道鄉鄒先生以右正言  
論事在哲宗朝其地逆鱗中忌諱常情有所不堪先  
王方抗顏論事各不顧忌雖間閱嶺表老而不悔

正之氣畧無挫衄非見道分明踐履純熟而可與居  
吾父貌為之哉先生家居毗陵子孫十幾世至于今  
其盛仕而顯者代有其人若干世孫其今為常山鎮  
其從異業其令江陽皆可為無名信哉仁者之有後也  
主簿君暇日別錄先生用之本傳將附家乘徵予講  
之嗚呼真儒世道學復明人才得其所養此宋之  
治所以希三代之優于漢唐者亦豈無其故哉

跋藏書清芬卷後

刑部郎中會稽王君履善集本朝縉紳翰墨合彙錄  
真草為一卷題曰藏書清芬蓋以其芳潤穠郁為可  
愛玩也嘗憶歐陽初詔徵四方善書者居禁中盡出  
秘府法書俾沈習之內監供筆札大甲子紀豐隆如

得伸之策足鍾王比肩米蔡近代不足多也時先輩  
在館閣者有若廬陵之瓌奇浮丘之飄灑損屬之後  
逸雲間之端麗又皆傑然者也予時備員僚案與諸  
公游處稍享每過從之暇手和筆調任意揮灑動輒  
數寸翻既罷漫置笈笥中隨為人持去常時以得之  
不難畧不經意今欲求片紙隻字不可復得始悔得  
無及自後每思欲遍求時賢墨妙集成一帙當室藏  
之以示子孫而竟因循未就觀君此卷默然手撫若  
因之激起急情而遂成之則君之賜也

跋陸先生詩稿

右古今詩若干首雲間尚訥陸先生手藁也先生具  
中望族洪武間以碩學高行舉于鄉再令嚴邑所至



傳示子孫俾無忘先志。雖有識也。予一讀。以不獲存  
先君全集。固若可恨。然知味者。深指於一。是庸在。多  
乎。遂志而歸之。顧行長於詩。詩更道張長史。感真上  
人。草聖。然。不辭善世。其家學者也。

跋呂通奉致仕勅後

龍丘呂縉。持其六世祖宋通奉大夫集賢殿脩撰致  
仕勅命一通。示余。蓋開慶元年四月十日。所頒勅尾  
署右丞相大全。按大全是歲十月罷。而似道相。似勅  
在四月十日。似道時方為安撫使視師江上。至十月  
始代大全也。有所謂都事翁應龍者。即咸淳年間賜  
第居西湖葛嶺時與門客。應龍中表裏用事者。是也。  
嗚呼。廢在位日。又至室。秘閣慶間。種之。只盧。好。種。

用事內外朋敵九五屯膏之秋也公於此時蓋知其  
不可為毅然引退以自遠於摯辱豈易所謂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者歟向使當時不見然而作有不  
為群奸所擯而至於禍敗豈無矣然則公之賢過人  
遠矣是以餘慶及其子孫至數百年之久而簪纓具  
在恩澤如新豈不有足尚哉縉字文紳敏而好學嘗  
用方始呂氏之世澤始未艾也

書江氏筆莊卷後

開山江氏五代時有為三越國侍御史者曰景房當  
宋太宗朝武肅王納土景房實奉版圖時吳越  
地隘賦重田畝米三斗景房燈然曰使此籍歸朝廷  
東南之民瘁矣乃沈其籍于河謂官自効坐是落職

沁水尉歸老于家迄宋世子孫由科第至顯官者七  
十餘人由他科進者不在是數焉侍御祖墓在關化  
縣北鍾山之陽至今松檟鬱然于孫居於墓旁者數十  
家小山先生學優而行篤為士林之望其孫玠字孔  
璋方為文學官往譽輝然嘗構屋以藏先世遺書墨  
蹟名之曰筆莊采京師詞林縉紳有為文以記之者  
孔璋以示予予謂莊者墟落中植物藏聚處也若晉  
公之午橋李蒼皇之平泉韓平原之南園村之類非  
一也而子之莊藏聚先世手澤而以筆為名其志固  
不同矣雖然古有名言積金以遺子孫未必能守積  
書以遺子孫未必能讀惟多積陰德於冥冥之中而  
子孫受之若子之先世侍御公之所為者是矣使其

慕一時之富貴置美田宅若午橋平泉兩園者今安  
在哉以此易彼得失何如耶子今居是莊讀祖父誓  
嘗念前人之德以日新好善之心使若墟落中植物  
蟲之培之又從而滋灌之俾膏澤不竭而所獲愆又  
則子之莊視彼一時之富貴若風煙過眼者不獨矣  
子其勉之

書吳山房卷後

廬陵曾先生宜勉候選來京師與敦石首瀕行示余  
詩文一卷題曰翠雲山房前故翰林學士解公紹紳  
為序耐軒王先生達善淳丘鄭先生孟宣諸君賦詩  
卷後草書四帖其一胡文穆公光大書其一大理丞  
一不孝思書又二帖則亦解公與淳丘筆也數公在

永樂初受知長陵從容禁掖文章字畫老妙冠絕一  
時有不待言者僕時忝官翰林獲與游從稍聆管憶  
先生以萬載校官考績來南亦獲一再胥會別去歲  
三十年復覩神采令人矍然以喜及見諸公翰墨慨  
北京之不作又不能不為之感愴也先生江右大族  
代緝文獻與高麗舊宅一區歷三百餘年尚無恙所  
翠雲山房者宅傍別館也竹樹雲泉之勝前輩所賦  
詳矣矣續續題

跋李忠文公遺墨

元至正末余忠宣公關守安慶李忠文公勳守江州  
俱以死節著二公以黃甲發身首冠多士卒能終身  
成仁以不負所學其事偉矣余公有集行于世後人

讀之而尊慕者衆獨李公之文世不多見忽觀其手  
澤令人望之如景星慶雲室之如珊瑚玉樹豈直以  
其辭翰之美哉蓋邵伯之甘棠也將君賢父子珍藏  
既久而又表襮於館閣諸賢蓋欲傳之子孫以忠義  
為訓其視富貴之家捐千金購法書名畫以供玩好  
者志尚何如哉

跋宋高宗手詔

大理少卿會稽呂公家藏宋高宗親書手詔一通蓋  
起其上世忠穆公暉洛都督湖南八州軍事時書也  
呂公謂予曰吾家寶藏先世所得宸翰迄今且十世  
洪武間宦江古書帙散逸因而失之夢時不忘者二  
十載今吏部郎中盱江鄭君購得之民間以昇升乃

賜以緇素表以蜀錦韜以丹纘名公薦紳各有題識  
將以傳之于孫惟思陵翰墨妙絕當世今人見其石  
刻尚知空愛况先世所得真跡室之當何如耶世人  
有癖耽玩好者見入古書必盡輒起覬覦或以計取  
或力勢奪必欲得之不計其可吝者往往有之鄭  
君於此必求其子孫而後去使不失先公之宗器而  
傳家之文敏足徵忠厚之心過人遠矣故獨表而出  
之若夫忠穆公匡國事業與當時用事者之是非  
則有縉紳大手筆論議其人何敢復贅

題鄭完齋墓銘後

右翰林侍讀學士泰和王公行儉所讓錢塘鄭先生  
墓銘一通其子庭持以示予求識按鄭氏始家于汴

宋思陵南渡扈從居錢塘世以孝謹行義聞于州郡  
中世又假醫術以弘其濟利於道大顯居善黨以拯  
人危困未嘗必其報與否遠近無弗德之先生種學  
績文制行甚高以親老不肯仕暇日輒與賢士大夫  
觴詠於林泉間以自適泊然不以世情關於聽慮晚  
年更號曰安齋示將放其身以不辱其親全而歸之其  
所以繼志貽謀者去庸衆人遠矣屋宇良載以明經  
舉進士粹然而溫蔚然而文粹累世所積至於其躬  
而發之者斯需然矣乎

跋東坡遺墨後

右東坡謫惠州時有兵僧為其子致家書貶所公因  
書陶淵明歸去來辭以遺之按公在惠州有和陶詩

一焦山谷有詩云彭澤子載人東坡百世師出處雖  
不同氣味乃相似夫以齋經瘴雨之鄉人不能堪而  
公曾不以纖芥自外至者累其灵臺丹府六且寄興  
高人遊戲翰墨非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歟今觀是書  
雖結不甚經意而其韻度飄洒如仙人馭風埃壺盡  
殊體裁險勁如危崖萬仞不可仰觀鋒鋷斂蓄如琮  
璜卑陳不見光耀旋轉圓熟如斷輪削鼻得手應心  
至其古拙處有不可學者直如鼎彝漫滅而石鼓間  
存也噫是豈可與世之經生墨客取妍趨好者同日  
語也此卷今藏於武進今晉陽蔡君天錫而公於疏  
尾適舉其先世故事蓋得其人歸之歟若不偶然有  
蔡君尚永室之嗚呼因公之手澤以想見公之儀刑

字不令人興起於千載之下者乎

跋趙松雪書姜白石書畫譜後

右姜克章續書譜一卷趙魏公用繭紙作行草書今  
為湖峯張氏家藏王輝以示予徵題觀其用筆雖若未  
經意而其轉折向背從容合度正所謂得之於心而應  
之於手者予每於湖東亞故家住往多見公之墨蹟  
蓋嘗時鄉里所求無弗得者竊意公於此事精妙入  
神亦深為之嘗聞故老言每當風日妍美心神和暢  
或游泳於池亭園間雖青衿童子蒼頭小奴皆熱  
為之書持適雨便獲重購或見仲務來輒笑而箴之  
且誡勿令三官人知將詒黃汝噫觀於此可見公之  
胸次悠然如光風霽月流動充滿略無滯礙親浴沂

詠歸之氣象何以異哉世乃以公之大德為小藝所掩豈其然乎

跋少傅楊公萬木園卷

善根於人心無所為而為之誠也求知於人則偽期假於天則感名之口為善而涉於偽且感焉斯不善矣是故有涉為而為言惟恐人不知而天不報也求之不得而不怨尤者由矣無所為而為者將有所求而自至者矣予觀於少傅公萬木之圖而重有所感也當公之大父假禪樹以活人之死命至於千萬正欲避其名耳初未嘗求知於人而人卒知之逮其山之材也戒于孫毋自利以利人亦其善念之發於心者如此又何嘗必其子孫之食報而天卒報之天與

人不約而同是果可以求而得之哉矧必俾公以長材碩德係天下之望者歲四十年綸綍由於韓運而利澤隨之海內蒙其惠不小矣惟不求人之知而知之者且益衆不期天之報而報之者日益豐少傳公可謂善繩其武者矣後之賢子孫因是圖以服公之明訓用無忘前人之所積凡於善之無所為者務力為之日率之焉弗懈則於不待求之而自至者庸有既乎

書楊允實庭訓詩後

先賢嘗論君子之不教子懼其傷恩焉謂此語特以警世之不賢子子賢固無害於教也昔呂正獻公甚愛榮公而訓之至嚴韓忠憲公甚愛原公兄弟至不免於詬杖二公之為父豈且以恩哉愛之篤故教之至

也。歷後策公與原公兄弟卒為一代名臣。子孫愈出而愈奇。彌久而彌盛。孰謂後嗣之賢不由於家庭之訓哉。建安楊恭允。寃今少傅。工部尚書。兼大學士。勉仁公之冢嗣也。雖齡知讓。既冠好禮孝友。雅飭粹然而文。然以公命有承家主器之重。不得晨夕侍左右。前年來省而歸也。公作古詩一篇送之。首言其幼失母學。往來南北之艱。中則叙其會合睽離之情。末乃教以立身行己之大。諄複剴切。讀之令人感動。允竟既倦。服膺復以是詩裝潢成帙。而朝夕誦習焉。父行之專。儒林之秀。咸謂少傅公善教而允實善承教。重為敷繹其義。以頌美而敦勉之者。無所不至。允寃奉以示予。惟少傅公歷事群聖。位至

三孤功業闡望既不在呂韓二公之下而倚重過之  
然而深戒虛滿故允寬年登強仕抱有用之才而不  
肯輕就一命其自待固不同於庸衆人矣異日為宗  
公為原公兄弟夫何忝乎哉雖然余觀於萬木園中  
又知公先世之所鍾者厚矣范文正公有云自祖宗  
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太官故於義莊之  
設表亦之惠雖出於公之志亦以堯夫之為子也是  
又允寬所當具行者矣

跋宋高宗宸翰

右恩陵御書韓昌黎四景詩二十字大可二尺許墨  
色光潤如漆紙雖黝昧而堅厚字完好蓋明紙也未題  
以古殿書四字御押上用御書之空而一小識歲月蓋

不可攷嘗憶永樂中忝官翰林日侍 仁宗皇帝

書 文華殿時東宮所蓄法書甚富每得覽於思

陵真蹟尤多有臨晉唐人小楷御書考經賜名臣手

為及子數本筆意皆含蓄渾厚絕不類宋人書蓋嘗

用王於晉唐人筆法故其形體使轉紋藏而不露視

蘇黃米蔡諸公復然不同至於盈尺之字固未嘗多

見也今觀此二十字信筆而成毫末不經意染其工夫

精熟如巧匠斷輪得不傳之妙於心手之間與之俱

化而不自知也夏官尚書郎淳安項君應昌購得而

珍藏之襲以文綺加之池潢間以示秦碑識其左方

意古之帝王當四海承平之日恭己無為於穆開

而開游心於翰墨之事以娛悅性養正之福購得

湛澆王臣伎斯固愈矣然宋當建炎興之際中國既  
沈痛心疾首而於流離顛沛之際高猶務公苟非猶  
之深好之篤有甚不可以此而易彼者不知是也然  
則帝王之所務豈無緩急輕重之倫哉嗚呼此禮之  
覓者所以不能無感也

祭文

先妣祥祭文

曰嗚呼吾母年甫及笄適我先君遭元季兵燹家用  
匱乏吾祖謝世先君纒弱冠吾母服勞奉養執湯  
爨助先君買田築室育我兄弟定年十五六即遠出  
從師就學不能朝夕在膝下每一來歸喜動顏色輒  
復別去則不忍舍涕泣瞻望竟日不樂如此者累年

洪武癸酉長兄早世吾母痛悼我不能生夫何定又  
為邑庠弟子名藉在官不得自由每念及此中心戚  
然及宦游京師相去逾遠顧戀憂傷之懷言不能盡  
丁亥之歲昊天降罰先君見背時幼弟赫亦在  
師惟吾母孳々獨處凡所以奉湯藥理喪事吾母皆  
執其勞及寔棄官來歸已及卒哭迎門一見哀慰交  
集衷斬未除奪情入覲使君催迫上道拜辭堂上  
悲不能言是在歲之冬承恩歸葬克終情事奉迎就  
養少酌素心舟行二千里幸而無虞及抵京師親交  
胥僕咸謂是筮交奉母情事兩盡甫及一載雖無三  
牲五鼎之奉而朝夕承顏接綈心亦甚慳豈料一朝  
天降酷罰網延吾母致於大疾維時一婦二子俱病

病危如累卵衣衾棺欲取具臨時哀臨躑躅不能盡  
禮千里歸鞠頓撼震驚神靈不寧是皆寔不孝罪逆  
上通于天下愧於人中痛於心終天之恨冒其有幾前  
年之冬已奉柩合葬先君之墓日月不居倏逾祥禫心  
雖無筋分則有限敬以是月甲子之吉用撤及陞奉主  
附于祠堂敢以潔牲柔毛鬮鬯粢盛鼎用脩禘事  
嗚呼痛哉吾母為金氏婦五十餘年孝於舅姑順於  
夫子隲於宗黨慈於卑幼惠於僕妾無一事有愧於  
人第以寔不孝不肖未能發揚潛德尚思朝夕痛省  
敬慎遺躅以求昭昭於萬一嗚呼哀哉凡遊尚在庶  
朝夕瞻望遺像恍如生存今則日遠日疎音容已矣  
言有善而情無窮故不竟其言之長也伏惟 尚享

祭汪楨文代諸絕作

嗚呼吾子以髮年入學與余同希文三人者同舍蚤  
愆雪案討論切琢寤寐余息未嘗相舍至於日用服  
食之費有無共之不識以齒縮如此者十有三年吾  
子所節自下疾言遽色且不少見頰面每從容相謂  
曰明友固天倫之一而世之骨肉同氣友不相好以  
予三人觀之若古人所謂金石膠漆庶幾連連者矣  
有始終毋斂於利害之私則善矣嗚呼孰謂善友  
舍我而先逝耶去秋同較藝鄉闈余以疾不能入場  
屋而子亦不利有司及歸余以年次膺貢子方  
舊業決勝後科尋以尊君有行役之勞憂愆成疾復  
命予送誰在近後會末期猶且力疾相予行色二月

十五日忽得詔言驚悸還家舊疾增劇予謂子之居僻遠城邑卒不能致醫藥故令嫩麻匍匐往延專以致醫儲藥為務屢指平復以期會面豈料勿藥之報未至而長往之訃先聞驚愕恍惚疑在高窳及走子之門見子之面呼之不聞扣之不應冥然如禍木始信其果然矣吾子果舍我而長往矣嗚呼痛哉子蚤失二親每夢子立內外之托惟我良友今復何賴焉朋友聚散固不可常然在仕途終有時而合若吾子者再無可見之期矣慨想丰儀娟娟在目恍憶言論泠泠在耳此懷此心何日忘之北域既卜葬且有期敬致石瘞一具用相窆安更求名筆論著誌行諸諸聖門之石用昭幽光今當遠行特以牲醴敬奠於其

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尚享

祭王法師文

惟師洞覽無始默契玄宗潛應世之迹成濟利之功  
朗宣天文振馭祖風弗泥于有弗滯于空保合至和  
底于冲融顧谷神之不死識玄牝之唯維尔乃蟬蛻  
汚濁凝茲塵埃空三山之杳冥揖群仙而景從先導  
矯炬後騶靈童執籙把酒相濟于上宮隨光景以扇張  
極道遠以從容某久叨履愛宇忘歎哀攀仙旆而莫  
即私懷馨以忭忭情解以詞屬京無第仰玉霄之高  
爽馭飛霞以來降

祭程仕達文

曰朋友之道係于五帝敬信宗義使夫之辰得風

漓岷道不臧利就則趨勢去即揚面結心遠雖有君  
亡嗟嗟吾兄友道弗虧不為利遷不以勢移德歲壬  
申我遊泮池與君昆京夙號相知君寓龍河間歲未  
歸獲歡未久又復睽離壬申之秋計偕京師躡躡舟河  
下先扣君扉風前握手喜極欲頰君言慰勞若春之  
暄既而承恩待罪詞臣僑迹公館旅懷悽然君每  
相邀信宿留連青燈夜榻談笑忘眠二載之冬我嬰  
危疾真元耗虛炎邪流溢家人環視欲拯無術弱妻  
幼子危懼栗栗君來視予授以藥物診察再三惟恐  
差失乍溫乍涼既周且密城門路遙朝入暮出載月  
披屋肯念勞逸匪君之切死生難必交情至此視昔  
倍增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再造之德心刊骨鑿此言

未克值君邀征長安道上送君啓行屬君早過慰我  
私情誰云此別遽隔杳冥嗚呼痛哉我病頽危賴君  
調護至意君亡之日不一頓感念疇昔昔成靈負銅柱  
之南壽氛如露君莫久居安以即路願逐神應返于  
鄉故華堂翼翼几筵在中我來拜君載瞻道容清醑  
三酌豆觴既崇臨文寫哀涕泗橫縱尚事

為劉得倫祭外舅江公文

江氏之先陰德在民汪洋弘深昇平後文自侍御公  
更效十世詩禮之澤迄今帝替有宋盛朝著顯顯  
朱衣象笏後先雍容元氏有國雋拔愈著三江並立  
亦鳥停鷗峙桂藉聯翩文光相射至今後生藉賴矜式  
公之辭從玉樹芝蘭揚其香皓其頌謝櫻粗

寄情三山閒雲野水於馬盤桓中男承寵佐郡贊  
斷有節有守有言燁如長男克家少安孝愛履有餘  
粟尊有美酒齒登耆期世固稀有享年幾矣以宴朋  
舊群幼敬事服勞奔走公坐高堂以介眉壽垂觴有  
輟微疾斯違云胡全歸一往不復環以小子仰荷先  
德幼齡環、未有知識邂逅登堂獲拜顏色雀屏好  
言公實自擇如蔓斯植如鸞斯翼恩喻二紀無間豈  
昔夏秋之交王事行役便道拜公公在柩席餽膳  
優厚誨言周密丁寧道途善慎眠食孰料旋歸凶明  
已隔日月居諸卒哭召止危疾在躬憶不能起孝女  
外孫哀薦几几懸想音容痛摧心膂公如有知來塵  
於此尚享

祭姚太常文

維正念三年歲在戊午夏五月甲申朔越十有八日  
辛丑序知衛府左長史金寔謹以庶羞清酌之儀致  
祭于先友太常太卿姚公之柩曰嗚呼公之為人  
簡而不傲直而能容高視一世如孤鶴之在雲霄而  
喧囂百鳥無非下風公之入官由高科掌外制遷祭  
宮僚陟典三祀如長松百尺高不自斃而企望之  
者惟昔與蓬瓊瑤玉珮叩叩顯垂四十年善始令  
終顧脩德以自致亦造化之所鍾走也不佞獲交於  
公雖頭晦不敵而趣向畧同每與懷於契闊時接歡  
於乍逢假尊爵以續緒弥日乃而始無執知永別再  
見無從屬靈轄之發紉撫疇昔以熱中一觴寓哀涕

泗橫縱尚享

祭吾侍郎母太淑人江氏文

惟母出自右閩幼聞闈儀為婦以順為母以慈三族  
之間視為文師諸子並秀叔也特奇發身黃甲榮冠  
一時嗟由郎署陟于台司文學行義獨邁等夷 恩  
封所被屈指可期胡不以待查忽棄違訃至踊躄疇  
哀星馳 朝昇 卹典 湛 恩下 無大 僚赴 言 賻 奠 交  
貽崇終恩卒存沒赫庶某等忝居聖闈夙仰懿徽九  
原永隔南望增悲遙致一篤實衣以辭尚享

祭亡友諸城令持敬文

曰嗟之持敬大昇尔曾其亦既孔良蚤年穎脫力學好  
脩超乎輩行傳孝友之行明取舍之義而又輝然富

子文章如九苞鳳雛正當鳴太平之盛依梧桐而向  
朝陽一膺薦書出宰劇邑亦欲少試其平日抱負之所  
長不軒不輕一弛一張雖盤根錯節之屢遇亦何損  
其發剛之刃鋒蓋其智足以服人才足以幹事而復  
欲庶可以用剛方將盡劬瘁以奉職使植懼怯而鋤  
悍強胡天不相之俾中道而沮傷一蹶不起毅然長  
去視生死如電光豈以刻木畫地逝將不受而自用  
之決即由逆曳倒植絨啣幽齷飲恨于九京於乎死  
生人所不免禍福相為倚伏惟無愧于心即安順而  
履常若夫邑有遺愛民有去思而朋友又有公論則  
雖死其猶不亡載牲于俎崇酒于觴魂兮來歸返乎  
故鄉傷哀以辭涕泗霑裳尚享

函見非齋文集卷之二十八終

華蓋齋文集附錄

故奉議大夫衛府左長史金君墓誌銘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

國史總裁同知

經筵事廬陵楊士奇撰

奉政大夫脩政庶尹吏部郎中兼翰林待

書廣平程南雲書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尚書毘陵胡濙

篆

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初三擢諸生金寔首上書陳王

道其綱有二曰君德曰民政君德之目五躬行

仁義虛已納諫明察善斷審於用人恭儉節用

民政之目五厚風化尚廉取省刑罰薄賦就愛  
民力皆嘉納之復試策二道條對稱

百命於文淵閣光祿日給食與備

太祖皇帝實錄書奏除翰林典籍授迪功佐郎賜白

金文綺備永樂大典陞備職佐郎

仁宗皇帝在春宮初開經筵選翰林春坊之明經術  
者更番入講金君與焉本諳實理敷說詳明裨  
益益多陞左春坊司立郎授承務郎每進論治  
道必正引經傳多見采納屢承~~之~~之褒兼任  
稽古憲述之事陞儒林郎奉

命授衛上經洪熙中陞衛所左長史是時

上篤意諸子學問簡官臣十數人為之輔其文學之

美操存之正金君恩感

上恩遇又重衛王純厚喜學於鮮新經史開諭義理  
淳盡誠至於王之服食起居處率進善言皆  
欣然從之而敬禮愈厚九王府政務不問大小  
一摠於長史金君從容裁處條理井井而必歸  
於厚自僚屬下至軍校咸服其德王有疾醫藥  
久不效金君憂形於色王寤金君傷其賢弗壽  
也哭之過慟以是鬱抑致疾王既葬將引老疾  
奏乞致仕會有

旨命同考禮部會試竣事學士故相知者議欲奏  
留之翰林而君先得請休致矣未行疾益加竟  
卒正統四年五月二十日也金氏世為博州

儒家曾祖振之祖伯圓考德厚接無中贈表議  
大夫衛府左長史妣蘇氏贈宜人金君宇用誠  
其諱寔也自幼穎敏強記問為授文博士王鉉  
所期望選充文學弟子負從學於鄉先生何原  
紹張一民兩先生覽所習業尤重之獎勵殆至  
數年縣令夏景高敦勸上京師既入翰林聲譽  
日動輦轂下而公退閉戶書帙自娛非公事不  
見達官去嘗以私干人內方直而外甚遜雖心  
疾憊發未嘗出口小人有不悅之極力撻之者  
受而不較平居隆孝友之行慶宗戚鄉黨靡然  
遇其有過亦必規之於正凡所交處有急必周  
之有死於客外或殯或歸其襁咸致力焉尚澹

素非謂不采服為文章豐暇雅則有文集若  
干卷雖老其進學日有程不間博究經史旁通  
陰陽星曆醫藥之書至佛老之說亦辨其所指  
於吾儒者指示米學晚究其齋居曰寔非以自  
蔽不安於人往還知己者過之觴詠娛樂竟日  
忘倦將屬躡御大夫南門之者曰死生晝夜常  
理寔無所遺恨惟諸公勉自愛為生民福耳語  
不他及蓋春秋六十有九配汪氏封宜入子男  
三孟饒仲統鄉貢士李紘女二孫男十二孫義  
養蒙俊童近思克己私訓象賢鵬樞熙載允濟  
汝霖某女二統侍父北京十數年父病而卒也  
統旦暮左右今將奉歸還于鄉婦子為銘余

與金君嘗同僚翰林素訪相知也義不可辭銘

曰

粵漢西京

巨逆神舒

陳蒙佐藩

長沙江都

天之生賢

何世則無

特獎金君

匪今通儒

始登承明

終輔經綸

質木董正

用超宸績

更悉

四朝請老休逸

帝命既俞

遷虞子美

君子之亡

死世所嗟

儒苑煥輝

文林蔚華

姑蘇之墟

丘墳峨峨

發潛悲後

匪斯文耶

挽詩序

衛府長史三階金先生以正統四年五月二十日

卒于北京之里第朝之縉紳大夫士既弔哭之  
空形之於歌詩以挽之其子統嘗哀輟成帙將  
以附之於家乘仍請予序之嗚呼先生子鄉先  
達也性疏爽才行超卓當永樂初以敷陳王道  
應

詔廷對二策其所以鋪張王道者殊至

太宗文皇帝甚嘉納之即授以翰林典籍脩  
高廟實錄暨脩永樂大典為講官於

東宮尋陞左春坊左司直即授

衛王經未幾陞左長史先生自是年漸高學愈富  
而日以考圖史通古今為務暇則寄興於杯酒  
間休然則未嘗以功名利達為較至以文章

擅名一時致求之者戶外之屨無虛日先生亦  
不辭乃樂為之以肆志於其間雖新寒暑雨不  
少輟也與人交無町畦一時縉紳君子多樂與  
之游然雅不屑權貴人或謂其自視太高先生  
則曰吾儒者當如爾也人亦不以爲簡予辱先  
生知者廿餘年情好之篤始終猶一日以先生  
之得於予則先生之得於人也可知矣今先生  
生已矣而念先生之才之學不忘者至形之於  
詩也夫豈歟乎哉而或者又謂以先生之才知  
而其學又如此使得置之於大有為之間其說  
施必有異於人者惜其卒止於此豈非其命也  
夫此哀之三詩又不容於不作也雖然君子疾

歿世而名不稱以諸作者觀之則先生之譽已  
彰於人已知復有子如然者勤學好問以嘉  
世其家至哀輯是詩以圖親於不朽是則先生  
又可謂之不死矣詩凡若干首予姑序之於其  
端云

正統四年八月初吉嘉議大夫行在吏部左侍郎蕭山魏驥書

詩

忽聞衡嶽一峯摧此日悲風動地來士論久推諸子  
學王門空惜賁生才仙魂杳々終天別旅櫬迢迢萬  
里回應是桐江埋玉處虹光夜々燭泉臺

右一

王道敷陳獨占科方名千載耿難磨校書天祿功尤  
著司直春宮蹟更多善輔藩維解賈誼能剛察案  
羨魚頰翩丹旆江東去愁聽三衢薤露歌

昆陵胡淡

舊傳聲價重嶺嶼遭遇

清朝荷羨除褒貶盡通胡氏學治安曾上賈生書玉

堂金馬常筭筆

儲禁王門摠曳裾今日却為千古別可堪長夜閉玄

廬

右

早歲相逢若燕鴻老來方幸與君同絀書秘閣知能  
事校藝春闈見至公遼海鶴飛天杳々鄉山猿斷月  
朧々傷心徒有招魂些張望寒雲思不窮

恭和五首

天外悲風慘淡來，故人不見重堪哀。  
仲舒若作江都相，李白空餘翰苑才。  
流水悠悠春去遠，遙山漠漠鶴飛回。  
愁看舊日行吟處，猶有梅花帶雪開。

臨川王英

瀟之山兮南時瀟之江，  
方東注峯峩兮莫辨波沉。  
兮渺難渡美人去兮何方，  
鬱子思兮延好欲往採兮。  
芳蘭又欲攬兮蘅杜薦蓋兮，  
俯觴陳此詞兮寫哀素。  
揚千古兮脩名仰高山兮景慕。

嚴郡洪璣

早歲橫經講石渠，王門白首曳長裾。  
傳家素業存春教，學道兼修治世符。  
禪書警世文章徒自惜，政老勳業竟

成虛青山埋玉傷心處過客多應泣下車

吉水尹鳳岐

敷治有坦途就跡進以陳豈徒資祿養亦改澤疲民  
達哉

聖天子垂覽嘉其人令掌中秘書尋擢東朝臣王  
門復設醴恩眷荷殊新威鳳鳴朝陽德星照秋昊  
朱遂休老志已沒宦游身祖送國南門洒然淚沾巾

右一

蘭佳爽且羅餘香留故澤昭々亡大夫在世有遺德  
高詞薄雲漢雅操逾水檠一遠人竟去竟失儒林色  
凌今後來士懔涕窺陳亦風悲兩浙秋月暝三檝夕  
庭階淒以涼憂思浩無極誰謂蔡中郎無從附書籍

安成對球

獻策明光膽氣雄  
少年特許譽諸公

四朝人物儀刑在  
兩漢文章製作工  
侍講

青宮膺寵擢  
淺裾梁苑仰高風  
一朝跨鶴遊蓬島  
楚此歌殘淚滿脣

天台李茂弘

經世才華衆所欽  
三朝侍從沐

恩深聲光久  
仰連城璧詞賦爭誇擲  
地金大夢一朝

成永訣斯文千古共  
傷心不堪旅魏都  
門道落日西

風淚滿襟

三山洪英

先生三鶴秀  
學問窮天人  
夙昔捧函軒  
王道來敷陳

文皇得驚喜得此觀國賓  
推典詞林籍建講  
東華

春保、汪忠直怡、布經綸

仁廟愛知久  
衛藩匡輔頌  
名播海宇詞翰傳縉

紳藻鑑異長朗玉樓台  
方新士林忽憔悴失此席上

珍子懷常景慕聞計增悲  
幸些歌不成闕聊以招魂

神

安成吳節

太未佳山水先生秀所鍾  
策陳

冊陛下官列玉堂中  
學術何其富詞源浩莫窮  
薦紳

終念仲無復觀儀容

右一

廿載王門相才高海內  
誇摘文韓吏部奏疏賈長

先去丹心在官清  
如何遽淪謝髦後共傷

右二

碩乎懷經濟  
蹉跎久宦施  
棘闈方秉鑑  
薤露忽興悲  
竟作游仙去  
誰云執駕遲  
傷心故園前  
好莫老東籬

右三

官路大夫爵壽  
交古辭年宇宙  
如公幾文章後  
必傳西風歸  
旅櫬夜月慘  
哀猿腹月應  
無憾承家子  
更賢

右四

忝是雲旂戚  
忘年辱誨頻  
紙中嘗指內  
何處得斯人  
琴吟空齋月  
花愁別墅春  
都門送舟旋  
涕泪滿衣巾

餘姚陳贊

哀辭 有引

鳴呼先生壽乎于一周又九載筭非不遐以  
經濟之才備蔽

皇敵範模

藩邸道非不尊階進五品秩登大夫祿非不  
多群行卓之為當代宗儒推許譽非不隆短  
草大篇鏗夏金石流布堪輿為人楷式才非  
不充子孫繩繫發桂奕蘭接武繼行慶非不  
綿奄然長逝在先生宜無憾而余投淚含辛  
鑄詞以泄其哀者一則慨先生積者豐而施  
者廣一則慨後進失所歸依仰倣也其辭曰  
惟先生之脩能言逮天脫其繁囂匪義路而弗由兮  
惟仁宅之是倣咀詞林之英華兮冰學海之津涯

靜存而動察兮矢顛沛而弗違恒循規而蹈矩兮胡  
今是而昨非寧獨厥德之柔嘉兮昌厥詞之彪炳也  
許服淮乎黃初兮並曹刘而馳騁也文方駕乎潮州  
兮得太史之要領也麗象緯於璇穹兮懸寒芒之光  
耿也決大河於崑崙兮屹波濤之洶湧也排青雲而  
上翔兮躡蓬島之天風陳王道之十事兮披補衮之  
淵衷開

天顏之靈映兮沐雨露之恩濃典奎文於紫閣兮侍  
仁廟於青宮既遠敵之辰告兮復嘉謨之日獻錫  
上樽於玉尊兮賜錦袍於金殿成七葉之榮華兮  
荷三接之異眷俾授經於賢藩兮肩賈董而後先  
惟先生之峻潔兮麟白鷗而高翔集春蘭而為佩兮

囊秋翁而為糧約辛夷而為幄兮疏紫芝而為房科  
此斗而斟酌兮運南箕而簸揚超無為而獨立兮與  
太初而徜徉評曰激江濤兮楓葉頽雲山蒼兮  
點畫屏帳九原兮不作贈余弟兮雙零

正統己未八月望進士奉議大夫

越府左長史後學宋拯拜手述

佇玄區以遊覽兮紛萬慮之錯繁鬱忡忡兮而休暢兮  
感運裁之罔停波瀾兮而東漢兮日暖兮以西傾顛  
陽臨之丰茸兮倏露葉之凋零時靡兮以就遊兮老  
舟兮真相仍惟高朗以令終兮則雖沒而猶生學若  
先生之挺卓兮儲光嶽之粹精賦姱質於自然兮意  
惟真者淵真者都是其執疑兮匪其降即長庚燦玉

泉之華滋兮滄瀨氣之醲英淑睿聖之高躋兮恒省  
察以自兢翹洙泗之源委兮履瀕洛之闕福當階星  
之炳耀兮值亨嘉之文明翦脩翰以爲舉兮逞琅玕  
於帝庭涇肝膽以輸忠兮臭充舜其君民倚

恩眷之隆厚兮司銜署於儒紳登玉堂而陟春宮  
兮日嘉謨之恪陳承鸞誥之褒錫兮馳封榮溢於  
雙親爰超秩於藩輔兮曳長裾於王門獲優遇以  
容與兮復專精於討論理無幽而不燭兮思益遠而  
懿醇何前席之久稽兮位不足以展其經綸聚精  
魄於篇翰兮孟光軋摩乎乾坤疊論議以植爲化兮  
庸滂發而宗欲暇史漢爲陶冶兮拉班馬而駕玄筭  
集諸子五波闌兮合符券於韓公歐曾雍泰江海之浩

壯兮陵山阜之崢嶸媚映雲漢之昭回兮  
蕭若穎之敷崇方溫款而柔遊兮協鳳凰之  
和鳴忽險阻而激昂兮儼雷霆之震驚鑑  
宮商諧律呂兮奏韶護於太清呈五花排  
八陣兮統戈甲於霄征陋彼蟬鳴之聒聒  
兮一掃蠶鳴之蹙蹙神變化而無窮兮功  
禪佑於六經維勲業未嘗其施設兮而著  
述有以黼黻乎泰平振芳猷於弗朽兮  
綴載籍之足徵矧乎行誼之高古兮夫  
豈獨擅乎文名廣交游於四海兮藉忠告  
之規懲竭孝誠於存歿兮為友愛於弟  
兄嚴義方之庭訓兮森蘭桂之芳馨  
急義不吝於所施兮囊裏遺恤其無盈  
輕勢利而安卑靜兮不炎附以爲營德  
休邵而與益監崇兮靡允然以自矜身  
歷仕於

四朝兮幾稀有而康寧謂仁壽之可必兮諒爵祿之  
久膺道引年之上請兮俄滂流於兩楹抑斯文之寡  
佐兮亦天道之無憑嗟予生之晚進兮幸多延於儀  
刑不顯蒙之見鄙兮辱許與之過誠屢杖履以游從  
兮託詩酒以品評念期待之諄至兮深愧負於無成  
聆警效茲不可得兮徒涕泗之交零憶垂沒之遺言  
兮重有以感愴乎予情悲逝者之不再曰嗟嗟高風  
千古萬齡噫今夕之何夕兮斗轉河橫中老世之  
耀燁兮詎非先生英靈之上形也

祭文

維正統年月日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楊溥謹以牲醴之奠致祭于亡友用誠長史公之靈

日嗚呼用誠以其問學致之於行隨所寓而怡然也  
發為文章自成一家不蹈襲乎陳言也宜居錦閣職  
論思而卒死於王門感

先朝之知遇託愛子於仁賢也予與用誠同居翰林  
同為宮僚及今幾四十年也離合險夷不忘乎道誼  
久而益堅也方以王之逝請復用誠於

朝胡為乎溘然朝露之先也千古一觴用誠其有知  
乎庶鑒予心之倦也尚享

維正統年月日友生行在吏部左侍郎魏驥右侍郎  
洪璵以肴羞果蔬之儀致祭于故長史金先生之靈  
曰嗚呼先生行足以勵俗文足以矜世負此文行遭  
逢聖世既歷詞林復為王傅三十載餘蔚乎清

譽先生抱疾驥等數視勉為蒼生臨別之語蒼天蒼  
天喪此哲士凡我斯文孰不興喟惟高嶺山惟清獨  
水先生歸我薦此有醕千古永訣情曷能已哭以此  
辭靈其歆只尚享

維正統年月日行在兵部左侍郎鄭辰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致祭于故 衛府左長史金公之靈曰惟公

吾鄉先達 昭代偉人踐履坦々德容申々有雄其

才賢董是倫蚤克際遇三策以陳典職石渠載筆

金門迨相 藩府屢沐 寵恩政宜壽考至闡經綸

胡期一疾奄棄朝紳金谿之山歸然新墳旅櫬言歸

豈勝愴神式奠矢詞清淚沾巾尚享

維正統四年月日行在通政使司右通政張隆等致

祭于。衛府左長史先生金公之柩曰嗚呼先生抱  
經濟之材蘊明誠之學其發為文章翰墨崇欲足以  
窮深而該博其見諸制行正大光明足以立懦而敦  
薄卓休譽於翰林功有裨於。睿覽省察則克制乎  
已私尊貴則幸脩乎天爵登登秩於。青宮資論思  
之激切迨趨拜於。藩輔藉忠言之蹇諤雖位未至  
於鈞衡而名則重乎臺閣方。前席有召期陟履於  
崇高胡引年思逸遽遊逝於寒廓士死驚惶儒林錯  
愕嗚呼人生有死乃理之常先生留名宇宙不隨以  
沒遺德子孫益遠而昌。封誥褒錫奕葉有光銘誌  
昭揭永古不忘存仁之道正出處之義明一世之輝  
百世之長先生之歿可謂不亡而車南還丹旒載揚

爰采淵源愷奠一觴尚享

維正統年月日 衢州府知府黃勝等謹以牲醴之

儀致祭于 衛府故長史金公之靈曰惟公力學春

秋為世通儒敷陳

帝範名動天下白首 名藩匡輔勤劬何期一疾竟

爾云殂旅歸南還道經于衢一觴致奠哀此 仰聽靈

其不昧敬享維岳嗚呼哀哉尚享

維正統年月日開化縣知縣徐蓮等謹以牲醴之儀

致祭于 衛府左長史金公之靈曰哀哉先生 國

之耆英發軔片泮揚于 王庭應事 四朝聖朝馳

名揔述仗義亦為和鳳鳴清風藻思忻動 聖明錫以

清爵 恩眷勤誼嗚呼先生斯文之宗溫恭朝 聖

勤厥職不曠不回致、為國嗚呼先生斯文之德想  
植矩守古人是友作之文章擬彼莊叟流求行雲金  
石不朽學者宗之仰如山斗嗚呼先生斯文之德想  
冰性清風韻尚古能巧春容各循其矩口吐  
驚風雨、青雲學者快觀嗚呼先生斯文之德想  
哉先生風韻堂、懿行章、茲焉不祿士沐寧不悲  
傷青山白雲魂歸故里故奠生芻靈其享只尚享  
維正統四年月日開化縣儒學教諭徐昱友人拜讀  
徐曦等謹以牲醴之奠致祭于故奉議大夫  
左長史金先生之靈曰先生蘊經濟之才而位不加  
乎德先生負剛大之氣而德則過乎位作為文章整  
齊嚴肅如孫吳用兵號令嚴明銜枚疾馳風行草履

而不動夫聲氣不<sub>出</sub>於<sub>口</sub>而人之陳言卓然成家<sub>者</sub>豈  
人之所難而先生獨得乎天之良貴也當

仁皇用先生於思善之門將有私文閣學士之除處  
遭鼎湖之變而人皆惜先生才之不得乎際遇今廷  
議欲除先生太常偏燕翰林學士之職而先生故<sub>何</sub>  
終身久<sub>矣</sub>焉而長逝<sub>矣</sub>自<sub>古</sub>管樂閑張有才無命之  
美而士林獨為先生噫吁而流涕也耶靈柩<sub>已</sub>歸拜  
先生之德敬先生之文慕先生之義清醑牲膳<sub>亦</sub>馳  
來祭先生達人<sub>大</sub>觀識生死之閑念故舊之情<sub>豈</sub>  
隆駕<sub>悲</sub>庶未<sub>啟</sub>而來<sub>蒞</sub>也耶尚<sub>享</sub>

覺非齋文集後序

學問之道有諸中行之則為事業言之則成文章然事業止於一時文章可傳千古其所以然者必有以發明乎道德仁義之蘊而於世教有關焉若司馬班揚韓柳陵蘇之文之可傳者我不無人耳豈易言哉三禱覺非金先生自天頌敏學、務學凡聖經賢傳諸書百代搜抉無隱下筆為文動中矩度樂於語闕獻策稱

昔累官禁林益研窮今古大效  
詞作為  
歌頌皆足以宣揚

聖德潤飾太平而述志寫懷一  
應人之  
所需者亦未嘗為作君子諱其情媚如  
春華滿林五采絢爛香氣襲大明麗如  
玉佩瓊瑤表裏交瑩其聲清越與雅如  
宣和古畫丹青剝落而筆意猶存時出  
險怪如水湧山出風雨雷霆交作而龍  
蛇從而變化也與之咸驗乎道德仁義  
顯之者足以勸足以戒誠可與數子之

文並傳也歟吾松學士錢公先生之門  
生也而瑜又出乎錢公之門及瑜守衢  
為先生故鄉錢公因以先生遺稿一帙  
俾刊行於世於乎前脩既遠景行無從  
敢不捐俸入之餘以成其美乎雖然先  
生既不得大位以盡施其經綸之術又  
不克代為

制誥誓命以恢廓王度以沒而其聚然  
不可掩者將與三光五岳之氣流行乎  
天地之間而不泯奚繫乎刊與不刊哉

工畢始書其末以俟知言云

賜進士中順大夫知衢州府事海上唐瑜書